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八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二

弟祐 祐從子乾 昂 季式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後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仕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

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奉祖泰喪還本郡泰燕故吏部尚書也允推財與二弟為沙門名法淨未久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曽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䴥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諸州囚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惟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勲賜爵汝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紀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有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

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譏今猶今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於理耳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惟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

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伯恭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傳後勑以經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

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四海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何憂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幷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

吏事者浩固爭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
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
黑子有寵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
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
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宜諱黑子以鑒等為親己怒而
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欁性巧
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
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

求勑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

或識允不言於崔浩而私謂宗欽然允長者也安肯乘浩之死以自詡先覺言亦未可知恐未可以是尤允

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

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言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爲乞命耳實不問臣臣

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

資治通鑑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語更明亮

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之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乃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

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史籍帝王實錄令以觀往後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史之大

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寔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
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
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宫導吉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
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
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
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
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不獲而與販夫販
婦競此尺寸

魏書載允言曰昔虢之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
其國漢之靈帝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
小利卒致顛亂前鑒如此深可畏懼
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
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薨允
久不進見後召見升階歔欷不能止帝流淚命允出左
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
聞之召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

宮苦請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

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

魏書載允表曰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

而春秋著皆先其善惡驗以災異天人誠遠而報速

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

數以自修飭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

歸外戚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終不

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今謹依洪範云云

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爲八篇帝覽而善之曰允明災異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所營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宜漸致之不可倉

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所損費已多矣帝納之

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絶雖條旨久班尚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

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以媒娉繼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

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為灰燼苟靡費有益亡者古人奚獨不然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敗風亂人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不奏物非正色不列今之大會内外

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此五異也若陛下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屛左右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時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為不作書諫之衆中而於家內隱處豈非恐親過彰於外

乎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是彰君之短明己之美也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過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皆以弓刀侍朕徼勞位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

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
人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
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
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
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
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
氏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免瑾之親故莫恤者允愍焦年
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

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司徒謂余云高

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崔公之譴起於纖微及至詔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任勢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

心内崔亦漏之形外鍾斯止聽於伯牙庾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儒宗元老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

魏書載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先教養辟雍光於周詩泮宫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

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道業淩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申祖宗遺志興周禮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明時郁郁之音流聞四海

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闗經典履行中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秉修名教者先盡髙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表乞骸骨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歳同徵零落將盡感逰懐人作徵士頌葢止於應命其有命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内太

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
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河西
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
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京兆太守
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中書
郎中郎卯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
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
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
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閒
邢頴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
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
宋愔州主簿長樂潘天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
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祕書郎
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

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髙邑子
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
魏書載允序曰夫百王御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
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魏自神𪊍
宇內平定偃兵息甲修立文學夢想賢哲思遇其人
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
冠冕之胄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
等其就命三十六人自餘州郡所遣不可稱記爾乃

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昔與俱嘗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娱以為千載一時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徽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遥其還返一敘於懷齊衿垂沒之年寫情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隕沒在朝皆後進之士居里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體永嘆不已事切於心豈可默乎

其詞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祖征戎車屢駕掃盪
遊氣克揃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
壹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
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
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齋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
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戎祖莞單夙懼不造克己勉
躬率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約好

讓善推恩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瑟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嵗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邦之秀卓矣友規稟兹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

雲而起誂尹西都靈惟作傅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
中夭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
到憲章古式綢繆典誥時逢嶮巇常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洽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佩亦稱選聞
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
獲展劉許復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
舉橈燕下宗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
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皐翰

飛紫宸頻在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於高莫恥於
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儁華藻雲飛
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于韻高
滄朗達黙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照
雕龍耀姿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
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秘閣作

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
以析水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額閭閻名象
魏蹇蹇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
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希龍津止分常科幽
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議叔術正直道雅洽闓弼為
魚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飡豈要斗食率禮從
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己試
智足周身言足為治性恊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

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惟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居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哀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

而行勿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

北伐頌

魏書載頌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鹵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缺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寔繁敢率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塡谷流血成浦元兇狐

奔假息窮墅爪牙旣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㫖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㝠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

帝覽而善之帝雅薄富貴

本史及魏書皆作帝時有不豫如此便與本紀相背

故易之
以孝文沖幼欲禪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
進跪帝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顧陛下上思宗廟託付
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於是傳位孝文賜允帛百
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
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
崔浩故事準春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獻文軍國
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自代以定議勳進爵咸陽

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野王之南紀德樹碑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遂以疾告歸其年詔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内改定皇誥又被勑論

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

魏書載允酒訓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醴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厚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商辛耽酒殷道以亡公旦陳誥周德以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為戒或百代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

乃損其命諺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無以酒荒陷其身無以酒狂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導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覊縱長酣以為高達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

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在
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為度
順德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
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
仰答所授俯保其成不可勉歟
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
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
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

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娱其志特賜允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

醫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
先是命中黄門蘇興壽扶侍允曽雪中遇犬驚倒扶者
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未嘗
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
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
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
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常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始其君中以獄訟留滯始

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内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

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之遣醫李修往視脈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

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千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年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别有集行世允尤明筭法為筭術三卷子忱位長安太守為政寬慈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弟

懷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緯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為政强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緯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史

魏書曰緯除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强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之者二千餘户

卒謚文簡允弟推早有名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

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謚曰恭推弟燮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卒謚曰宣子矯襲矯弟遵賤出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作計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允為營宦路遵感成

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廣公
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撰太和安昌二
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
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兖徐三
州觀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
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事為俯仰之節
粗合儀矩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等入議
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

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民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間縑布千數郡邑苦之既涖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憑屬取貨嚴暴殺害有貪酷響帝頗聞之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宫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遷鄴無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王猶

不免於法卿何人為此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愜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涉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眷孝文多奉以賀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啟救遵帝不納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學尚有文才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乞處沐浴引椒死初允所引劉模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修國記選為校書郎與共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每日同入

史閣接膝對莛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遺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歳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歸闕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由是得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寛猛相濟頗有聲稱還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飾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祐字子集允從祖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

賜名馬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京師時無識者詔問祐祐曰此三吴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吴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邱得玉印一以獻詔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時謂祐言有

驗孝文初拜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
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實錄
冊府元龜曰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古今曲
有條章斯實前史可言者
惟聖朝自始祖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史弗能傳
臣等疎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
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
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

册府元龜曰陛下洪功茂德事萃曩世而秘府册勲
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蹟或
遺而弗傳
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
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
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
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
盜之方祐曰

魏書載祐言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政優劣專簡年勞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閑豫而已出

為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中自立一碓五家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連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昶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祗重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不赴僕射李沖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免卿任復為光祿卒太常諡曰煬詔

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孫顥襲

魏書曰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世宗遣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爲録事參軍軍機取舍多與參決擒愉後别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

顥子德正别見顥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强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

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詔以諒臨危授命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諒造親表譜錄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魏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弑孝莊翼保境自守

北齊書載翼謂諸子曰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此正其時爾朱兄弟性忌忌則多害汝曹宜早圖之時不可失

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文宣子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居藩乾潛相託付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本

有縱橫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孝莊遣右僕射元羅廵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為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榮以乾前罷不應復居近要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孝莊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送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

弟兾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劒起舞誓以死繼之及爾朱兆弑帝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兾州託言括馬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宿有報復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内太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為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為孝莊舉哀三軍縞

素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其父翼為主翼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靈助為爾朱氏所擒屬齊神武出山東揚聲討乾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葢世不居人下且爾朱弑主肆虐正英雄效節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吾將偕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

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舉則屈强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户口不减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寢呼乾為叔父乾旦曰受命去時神武雖内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從馬上擒斬之遂平殷

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既去內侍朝政罕關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慇懃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

有他志遂不固辭亦不啟神武帝以乾為誠己時禁園
養部曲稍至千人帝數令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諸
賀拔岳計又出岳兄勝為荊州刺史外示疏忌陰令相
近冀據有西方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
啟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
其口曰勿復言今啓叔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
及頻請帝不答乾懼變啟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
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

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他圖更言臣反覆匹夫加諸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耳詔賜死於門下省臨死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

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髙昂曰若早用司空策豈有
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文昭
以長子繼叔襲祖爵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
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滄州
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
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乾死慎棄州將歸齊神武孝武
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

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
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
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
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艷且慧兼善
書記工騎乘慎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與語久不
寢李氏患之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
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己遂罕所
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

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
山慎妻子盡見擒神武以其家勲啟慎一房配沒而已
仲密妻在逆口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為
侍中司徒遷太尉慎弟昂字敖曹母張氏始生一男二
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
爛而死張使積薪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
水然後哭之昂性似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倜儻有力
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父翼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

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
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巽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
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為劫掠
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
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
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翼常縶獄遇赦乃出語
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耶及
翼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

被壓竟知為人否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孝莊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為爾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既而榮死孝莊即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宫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横行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

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加北平將軍及聞京師不守孝莊見弒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十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安定王朗即位除冀州刺史仍為大都

督率衆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以昂純將漢兵恐其不濟欲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

北齊書載昂言曰敖曹部曲練習前後戰鬭不減鮮畀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

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

千騎自栗園出横擊兆軍兆大敗是日徽昂等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孝武入關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追至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終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好著小帽世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

談藪曰昂酷好為詩時有情致常從軍與襄州刺史

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迴首絶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征行詩贈弟季式詩不復載

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醉時山道峻阻巴冦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仙并將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

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啟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

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常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戰敗於芒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傅婢所强取昂佩刀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

寤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馬昂心輕敵建旗益陵陣西人盡鋭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

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至周亡猶未能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忠武西魏尋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妻張氏常見敖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吠之歲餘乃絶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拆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早卒文襄復親簡昂

諸子以第三子道頵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頵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為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天平中累官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内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

北齊書曰靈椿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

百一戰擒之
有容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何忽遣私軍遠戰
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
北齊書載季式言曰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
外州有救未備閒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
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河中流屍相繼敗兵
首尾不絕人情騷動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
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

義

北齊書載季式言曰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偷生苟活

是役也兄昂殁馬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虎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累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

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恭穆李式
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
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
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
時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子又神武壻勢
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消
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耶

北齊書載消難固請云我黄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

參朝理且一宿不歸恐家君大嗔若又留我狂飲我

得罪何辭君慮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

言恐家君嗔欲以地勢脅我耶

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

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

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

北齊書曰是時失消難兩宿莫如所在內外驚異

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孝靜賜消難美酒

數石珍饍十轝并令朝士與李式親狎者就李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為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協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髙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兖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沒李希光勃海蓚人初隨髙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怒陳武廢蕭淵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

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畧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劉協浮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

與從叔為二曹曹惼曰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徒自
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臯脛長丈六尺以為
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强舉之未幾
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
皆服斬衰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
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
嘗卧疾猶申足舉二人柔然冦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
三百步投弓於外羣齒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

號為神力惟曹輿之角曇讚聞叫聲則勝

論曰高允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己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藝用有聞聿修之義世禮貪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殞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臂河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成霸業但非頼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

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雷擊然則齊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託而義倡亦足稱云

愚按高乾附和崔㥄廢賢君節閔亦足以死假手孝武宜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十八